

传说中的故事 故事里的海门

寿丰桥的来历

寿丰桥的出资建造人郁寿丰,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因他年轻时,家境困难,到上海谋生。

在上海,他胸前挂一竹盘,放些针线、纽扣等小商品,到处沿街叫卖。一天,他在路上捡到一个公文包,站在拾到的原地等失主。不多时,外国失主找回来,郁寿丰将包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对方。外国人看这个做小生意的中国青年拾金不昧,给了一笔酬劳金,郁寿丰拒不接受。外国人过意不去,请郁寿丰吃饭,并询问他的家庭情况。当得知郁寿丰家境困难,外国人又拿出一大笔钱要他收下,郁寿丰还是不肯收。后来,外国人想到一个办法:“我是英国开纺织机厂的,你可在上海开一家经销纺织机的商行,我把机器发给你,待你把机器销售后,再把贷款汇给我。”就这样,两人将相关事情谈妥。后来,机器销量越来越大,郁寿丰的财富也越来越多。

当郁寿丰母亲六十岁生日之际,他建造了六十座桥梁庆祝母亲六十大寿。在江南各地及崇明、南通等地都建有寿丰桥。海门建有两座:在老衙门东面,现东风商城东侧弄内的是东寿丰桥;在老衙门西边,现丹心桥附近的就是西寿丰桥。

为什么海门天主堂的规模范围

要比其他地方的大

由于海门人郁寿丰在上海经销纺织机械,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便将大笔资金存入上海汇丰

银行,为防有人冒领,与银行签署了必须由本人签字付款的约定。

岂料,当他死后,家属向银行取款时,银行按约定,要本人签字,人已亡故,哪还能本人签字?在家里人束手无策之际,海门天主堂的红衣主教朱开武同郁寿丰家属谈判,由其出力将钱取出后,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酬金。双方议定以后,由朱主教请求罗马天主教皇来到上海,并亲自出面同汇丰银行协商,支付郁寿丰名下存款,汇丰银行难以拒绝教皇的请求,清算支付了该户存款。

朱主教从中获得一笔不小的资金,即用这笔资金为海门天主堂大兴土木,建造了主教公寓、修道院、四层大楼等一大批建筑群。所以,海门天主堂的规模范围要比上海等其他地方天主堂的大。

为什么海门的城隍庙、文庙、武庙

比南通的大得多

清朝末年,海门地方由于长江水流沉积的土地,经开垦耕作不多久,还没有建制造册。当时,有个王爷犯了法,被判罪充军到海门。随着开垦范围的扩大,物产逐渐丰富,海门作为行政区域正式建制,这就需要搞一些必备的建设。由于这个王爷出力,当然不同于一般,因此,海门所建的城隍庙、文庙、武庙都要比南通的大两三倍。

沈幼瑜的住宅和他的一幅画

沈幼瑜曾任江西省二任县官,回乡后,出巨

资在海门镇烈士馆东侧建造住宅,由他自己按照江南园亭风格设计,假山流水、园亭花木,一应俱全,并有九曲桥至湖心亭装有纱窗纱门,为纳凉之用。

在抗日战争前夕,为防日军轰炸,该宅建有巨大的防空洞,比狮山脚下的防空洞还要大。日军初占海门时驻守三厂镇,海门镇驻有抗日东北军,日军侵占海门镇,将抗日游击队驻地烧毁,因沈幼瑜住宅有东北军,亦被日军全部烧毁。

沈幼瑜曾说:“住宅烧毁并不可惜,可惜的是——一幅画。”

他的这幅画,原为下沙一位有财有势的大地主所有,他知道这幅画名贵,即设法谋取。沈幼瑜发现大烟馆中有位外地人常客,是惯偷老手,沈幼瑜对大烟馆老板讲,这个人吃用之资由其金包。惯偷亦若无其事,只管吃用。两个月后,惯偷找沈幼瑜讲:“沈先生你有什么事,只管讲。”沈幼瑜即告诉他什么地方、什么住宅、什么人,这个人的床顶有一只长盒子,拿来即可。这位惯偷不负使命,得手后把画交上。沈幼瑜给惯偷一大笔钱,叫他赶快离开,越远越好。地主想来只有沈幼瑜知情,必为其所盗,告到衙门,因查无实据,县官无法判决,后又告至上司衙门,亦是不了了之。

据说,这幅画名贵之处在于,画面上有一根竹枝十二节,竹枝上停有一只蜻蜓,这只蜻蜓根据一年十二月份,停在不同的十二节上面。



海门的新郎与新娘

通东,一般是南通市金沙镇以东操通东方言即四甲口音的东西狭长区域,区域横跨南通市通州区、海门市及启东市。

传统的通东地区婚礼与南部地区的稍有不同,迎亲仪式也是。

择吉日,男方同媒人带领喜轿一乘或几乘和迎亲的吹鼓手以及带给女方姑表姨舅的礼物,到女方宅前,先鸣炮竹,女方响应后,从左侧上首进场,轿门对外停放。

女方点燃男方带来的红蜡烛,请人來吃糕粽糖茶,新娘请两位丈夫健在、有子女的妇人梳洗“上头”。

男方三次“催亲”,鞭炮响后,新娘罩上“红盖头”,一定要在日落前,向父母兄弟长辈一挥手告别。

上轿时,新娘脚踩门前铺的草席,以表“传裔”,然后由父或兄抱上轿,轿内有烘红安放,代表“兴旺”。

起轿时,双方鸣炮庆祝、泼水。在点灯后,女方才可到男家。

新娘花轿进场前,女方鸣炮轿到,男方鸣炮相迎,花轿进场,鼓乐喧天,轿门对内停下,说合者即景出合。

新郎在姨们的示意下,掀轿帘,挽出新娘,新郎手拉新娘手踏在预先铺设好的布袋上进门。

新郎新娘进入中堂拜天地后,同跨七星灯被送入洞房,由妆妈婆扶至踏板的小方凳上“坐富贵”,共饮“和气茶”,新婚夫妻各呷一口后,先男方父母、兄弟姐妹,后诸亲等依次呷茶,以示阖家和气、幸福,新郎再应酬发喜糖喜烟。

